

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

幕后 珍闻

王 颖 石 祥

文化艺术出版社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幕后 珍闻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

幕后珍闻

王颖 石祥

文化艺术出版社

幕 后 珍 闻

——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诞生记

王 颖 石 祥

*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125 字数 155,000 插页 2

1986 年 10 月北京第一版 1986 年 10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 册

书号: 10228·211 定价 1.95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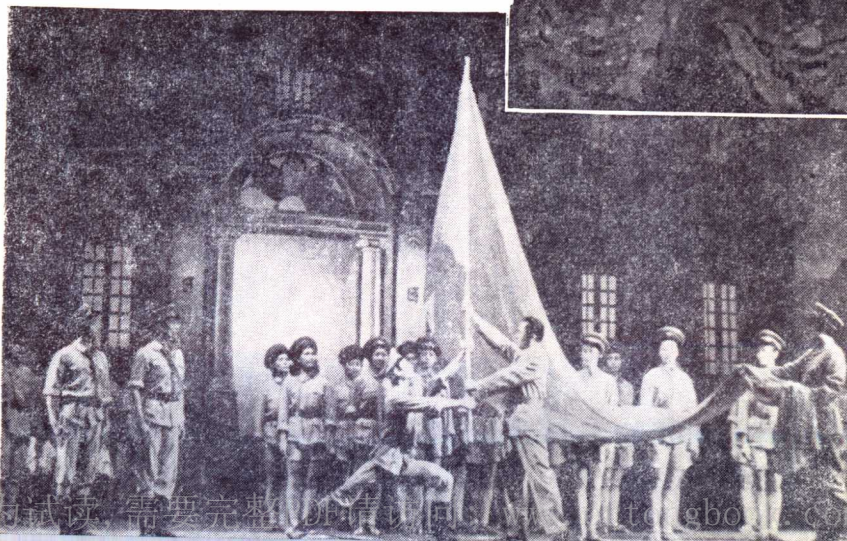


祖国的早晨

黄鹤楼下提灯会



南昌起义





歡 慶 七 大



迎 接 中 華 的 崛 起



幸 福 的 兒 童

前 言

当您观看演出时，只能看到幕前的表演，您不想到幕后去周游一番吗？

幕前的舞台是有限的，幕后的世界是无限广阔的。

幕前的是花，是果，幕后才能寻到藤蔓儿，寻到根。

幕前能看到手足，看到身，幕后才能看到丰富的内涵，看到心。

吃一顿美餐，很想知道这锅饭菜是怎样做成的。

参观一座工程，很想知道它是怎样设计、建筑的。

当您在舞台前或银幕上，观看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的时候，本集报告文学想告诉您：幕后珍闻——《中国革命之歌》诞生记。

《中国革命之歌》所表现的内容，是从鸦片战争开始，到党的十二大这段漫长、曲折、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史实，其间一百四十多年（一百二十多万个小时），要压缩到两个半小时的文艺舞台上，是怎样跨越的？怎样取舍的？怎样集中、典型、概括的？

参加《中国革命之歌》创作、演出的近一千五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作家、音乐家、指挥家、歌唱家、舞蹈家、美术家及舞台工作等专家，他们都是谁？他们集中在一起拼搏了两三个春

秋，鏖战了近千个日日夜夜，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他们是怎样为这部史诗式的作品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本文作者从始至终参加了《中国革命之歌》的框架设计、创作和排演工作，亲身感受到党中央及方方面面的关怀、帮助和支持，亲眼看到创作大歌舞的人们的忘我献身精神，深受教育，深为感动。试想把这幕后的英雄事迹详细地汇报给观众。也许您看到幕前的大歌舞还感到有些不足，这本报告文学或许能给您一点补充。

因为这次创作大歌舞的时间较长，动人事迹甚多，尽管报告文学创作和大歌舞的创作是同步进行的，记录了几百万字的笔记，访问了各种人物，但由于思想水平、艺术水平和篇幅所限，不可能面面俱到，难免挂一漏万。为弥补文中之不足，为了让大家了解《中国革命之歌》的全貌和情况，征得有关方面的同意，后面附上了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文字稿、《“中国剧院”诞生记》——记万寿寺工程的建设及创作人员、演职人员名单，并算作大歌舞艺术家们的合影和留念，以长久铭记之。

愿这本报告文学

作为献给创作《中国革命之歌》的艺术家们的一个花环！

愿这本报告文学

记下创作《中国革命之歌》的永远闪光的足迹！

作 者

1984年9月于北京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历史的螺旋	1
历史性的抉择	1
回忆之一：一次难忘的搏击	3
回忆之二：一场更难忘的噩梦	6
面对今天的现实	11
第二章 作者，它的姓名叫集体	16
书记和部长们的创作	16
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20
“网络组织”中的人们	27
讨论——一场混声合唱	35
第三章 爱的辐射	40
大歌舞的心脏是强健的	40
民族的荣耀与儿童的纯真	51
平凡而普通的“伟人”们	57
爱，意味着也有牺牲	76
爱祖国，一个共同的基点	83
第四章 我们的队伍	92
李谷一站进队列里	92
“囚徒”之歌	98

一仆二主	103
贾爷爷和一百个小孙孙	107
碰撞激发的火花是美丽的	113
第五章 党,依然在我们心中	121
写在雕塑幕拉开之前的尾声	132
附录一: 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文字稿	134
附录二: “中国剧院”诞生记 ——记万寿寺工程的建设	176
附录三: 创作人员、演职人员名单	203

一部电影、戏剧或其他艺术品广为流传之后，不以此为满足的观众总想多知道些幕后的东西。那么，让我们把《中国革命之歌》的轶闻和秘密全告诉你吧！

第一章 历史的螺旋

历史性的抉择

古往今来，任何国家和民族都需要有使自己民族团结一致，向着一个既定的目标奋勇前进的向心力。它的内容，往往是取自这个民族的骄傲——或是历史的悠久，或是斗争的卓绝，或是人民的强悍与勤劳，或是国土的地大与物博……而形式，往往借助于文学艺术。

也许，在胡耀邦同志和邓小平同志的脑子里，这问题思考得很早很早，也很久很久了。是从《东方红》的演出以后？还是从粉碎“四人帮”以来？我们无从得知，但从这两位领导人对文艺政策和方针的阐述，对一些文艺作品的具体指示来看，他们是多么迫切地希望，能将爱国主义的内容作为我们一大批作品的主题呀！

一九八二年四月，胡耀邦和邓小平同志访问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观看了他们的大型歌舞——《光荣之歌》。萦绕于心头的思考，终于借着这样一个时机释放了。

现在，这一切都浓缩到一页十六开的纸笺上，在文化部电影局的会议室里，周巍峙同志正在发言。

“……小平同志看了《光荣之歌》后，对朝鲜的同志说：这是形象化的党史教材，我们有个《东方红》，我们也准备修改，在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时拿出来。

“关于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修改，耀邦同志设想分八个阶段：建党到北伐、井冈山、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到三大改造完成、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到十二大……”

会议室里，坐着当今艺术界的名流、当年《东方红》的创作者——吴雪、时乐濛、胡果刚、魏风、乔羽、严良堃、游惠海、韩林波、齐牧冬、程云平、陆祖龙等。十八载的时间算不得漫长，但对于座中人，却都经历了生死考验、沧桑巨变。其中一些人，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还是第一次相见，所以颇有点“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的感慨。

“啊哈，你还活着呀？不错！不错！”

“差点见了马克思。生还今日事，间道暂时人哟！”

“胡果刚，我记得那时你还是满头黑发嘛？”

“那时我不过才四十岁，你看现在——”胡果刚十分感喟地抚摸了一下满头银丝。

“乔羽，你也不过三十四、五吧？现在石祥的年纪比你还要大。”

“老喽，可能石祥还能再赶上一次，其余诸位，对不起，是一次‘生死搏斗’。”

“那就‘不成功便成仁’吧！”胡果刚戏谑中透出果决。他是军人，有着军人的性格。

会后，放映了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这原是他们呕心沥血之作，对于其中每一个细节，他们都熟悉得胜过手中的掌纹。可不知什么缘故，黑暗中竟响起了一片唏嘘声。这个掏出手绢，那个摘下了眼镜。老大不小的人，感情的泉眼早该沙埋尘封了，“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有的竟哭得象湿透青衫的白司马。

谁能在此刻不触景生情、浮想联翩呢？

回忆之一：一次难忘的搏击

那个时代，那个创作《东方红》的时代，多么令人向往，多么令人骄傲，也多么令人荡气回肠呀！累，也确实累；紧张，也的确紧张得够呛，可从那累与紧张中激发出来的是昂扬的振奋。那是个讲组织纪律的时代，那是个讲究高效率的时代。一切都令今天在座的“观众”自己也目瞪口呆。

一九六四年八月五日创作人员在西苑饭店集中，八月十二日演员集中，九月二十五日就审查通过，一九六四年的十月一日就公开上演了。前后才只有两个月的时间，三千多个演员组合成的《东方红》，竟那样神速地成功地搬上舞台，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这是因为有了他——我们的“总导演”周恩来，才使这奇迹成为现实。

多么怀念你啊，周恩来同志！

他几乎每晚上都来，到后半夜的两、三点钟方才归去。许多歌曲拍板定调都在瞬息之间。没有建党的歌曲，李焕之曾写

过一个《北方吹来十月的风》，在总理面前一唱，说可以用，定了。没有就义歌，时乐濛把他在舞剧《湘江北去》中的《带镣长街行》拿出来了，总理一听说行，也就选进了大歌舞中。他很少否定词曲作家们的创作，只是十分中肯地提出修改意见，那意见也说是仅供你参考。往往，一首或两首歌曲他连夜带回去了，还不到天亮，又被送了回来，那上面用粗炭笔写了这么几个大字：“照此排练，周恩来。”既简捷，又明确。自然，偶或也有被否定的歌子，例如，描写红军过大渡河的泸定桥时，原来想唱红军中流行的一首歌曲。总理问：“这个歌怎么样，能不能用啊？”时乐濛回答说：“这是老曲子填成的新词，原来的那个歌子在二、三十年代小学里传唱过，歌词是这样的：功课完毕太阳西，背着书包回家去，见了爹娘行个礼，爹娘夸我有出息。……”总理哈哈大笑，笑完以后说道：“那样，就换一首吧！”

记得，在一个晚上讨论民族大团结的舞蹈，发现没有壮族舞，大家觉得壮族是我国很大的一个少数民族，没有壮族舞是一个失误，决定要加一段舞蹈。可壮族最有特点的是那一顶草帽，刘三姐不就是经常带着一顶精致漂亮的草帽吗？可一时到哪里去弄那么多具有壮族特色的草帽呢？导演被这个难题将了一军，不知所措了。“要多少？”总理问。“得四十顶。”“好吧，我解决。”这时已是午夜的零点。第二天一觉醒来，许多人惊奇地发现，在西苑饭店的广场上，戴着四十顶草帽的演员正在紧张地排练。“哪来的？”总理一个电话，广西方面用专机送来了。”这样的效率，也许在今天的信息时代，也可以算作世界之最，可惜还没有在哪本杂志或结集中提到它。

许多编导和演员回忆那时的情景都这样说：“跟总理在一起，比和咱们团长在一起还随便呢！”他谦恭，他平易近人，他对

待元帅、副总理和一个普通演员，都是一种态度，他把所有的人都放在一条水平线上，用他的真诚去以心换心。

当时，总理想在《东方红》中加上一段京剧舞蹈。于是，在一个晚上，他把一位年轻的女演员、刀马旦刘琪带来看演出了。看完之后，在一个厅里谈意见，正当他谈到自己的设想时，这才想起这个小刘琪，“哎，刘琪呢？”因为她不是《东方红》里的演员或作者，又是初来乍到，谁也不知道她。

“噢，这是我的疏忽，我的疏忽。”总理明白了，他忘记向服务人员打一声招呼，小刘琪因此进不了休息厅。很可能，她已经和观众一起走出人大会堂，回家去了。

他依然懊悔不迭：“我今天把她请来，想请她谈谈京剧舞蹈，可把人家请来了，又没让她进到这里来，这件事情办得很不好，很不好。”他把身子转向了周巍峙同志：“巍峙同志，请你立即上她家去一趟，代表我向她道歉，安排她明天晚上再来！”

在座的人都深深感动了。哦，这个小刘琪，虽然谁都没有看见她，但从过去没有听到过这个名字这点来判断，她不过是一个刚迈上舞台不久的小演员，我们共和国的总理竟要为了这样一个小小的疏漏，立即派出一位艺术局局长，郑重其事地向她道歉，怎能不让人怦然心动呢？——荣誉感、幸福感、责任感，对工作的积极主动和对总理的敬重，如一粒火星落进油库，都一下子燃烧起来，推动了每个与会者奋发急进的引擎。唔，领导者身教的威力，竟是如此地大呀！

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出过程中，日本松山芭蕾舞团访问来了。一下飞机，就被负责外事的人员领进人大会堂。当时现场既没有国家领导人，也没有大歌舞的负责人，乔羽同志只好充当了“中国官员”的角色，他把百十号人引进大厅，请他们喝

茶、抽烟，然而却又是默默相对，因为他不会日语。正当他汗湿脊背的着急时分，周总理闻讯匆匆赶来了。他一一和外宾热情地握手，对乔羽也没有例外。直到握完了手，才发现，他并非是松山芭蕾舞团的一员，“哎呀，怎么是你？”

“是呀，总理，咱们唱空城计了。”

总理愉快地放声大笑，“不错不错，你当了诸葛亮。”

就在这次演出之后，总理引导松山她们来到后台参观。这只是在闭幕的十五分钟之后，松山她们却惊异地发现，所有的演员都已经全部离开了后台，几千套服装、道具整整齐齐地各归各位，一切都那样整洁、宁静、井井有条。是佩服于这支队伍严明的纪律、严密的组织、严格的要求？还是佩服于总理的不倦的精神、细致的作风、谦和的态度？松山感慨系之：“世界上就只有这么一个总理，会如此关心文艺和领导文艺。”在场的一位作家自豪地说道：“嗯，总理就是我们的总导演嘛！”

“哎呀，你们中国文艺工作者有这样一位好总理，多幸福啊！”她哭了，那是一种带笑的哭，感染着周围的人更感到幸福。

一件宏伟的艺术品保存下来了，而总理却早已溘然长逝，物在人空，怎不让人感到有一种夹带着痛苦的喜悦，和陪伴着慰藉的失落感呢？

回忆之二：一场更难忘的噩梦

美梦有时很短很短，恶梦却很长很长，虽然恶梦醒来是早晨，明丽清新的早晨，但在早晨回忆起那个恶梦来，还不免余悸未消。

海南岛。

这是怎么啦？她，陈翘，深受黎族人民欢迎的舞蹈家、数次国际金质奖章获得者，如今却突然变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挂起牌子来游街了。那涨得通红的脸上，困惑、痛苦、恼怒，她不能理解，也不能适应这一突变，她想把胸前的牌子摘下，狠狠地掳在地上，再同“造反派”大吵大闹一场。

爱人陈选亮，比她要沉得住气，轻声在旁边劝慰道：“看，州委书记、宣传部长都和我们一样在受罪，你为什么就忍受不了？你权当象我们以往的化妆游行一样，你不是还扮演过宋美龄嘛？”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在批斗大会上，一位“头头”手指着低头挨斗的陈翘说道：“陈翘，勒令你把名字改了。叫陈按！你看今天的报纸了吧！知识分子不允许翘尾巴。象你这样的‘反动权威’，就应该把尾巴按下去！”名字是母亲在旧社会取的，自然不会想到三十年后竟会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相对抗。岂但名字，连孩子都成了她抗拒运动的“资本”了。

她已经过了“而立”之年，优秀的舞蹈有不少已立在舞台上，就是还没有生产过一个孩子。如今怀孕了，她也还想去打掉，她去求“文革小组”出张打胎的证明信，谁知第二天大标语刷满了墙，“陈翘想利用怀孕来逃避运动决不能得逞！”“击退陈翘的新反扑！”……

一切都极端到了不能置信，可一切又都切切实实发生在这些文艺工作者的头上，发生在那个江青、林彪实行专制主义的年代里，多么可怕的伐戮呀！滥伐森林，会使大自然失去生态平衡，而发生在中国社会里的这一次“滥伐”，又怎能不使整个社会失掉平衡呢？而今后追求这一平衡又得付出多少时间和多大的